

李萬居的身後事

鍾楊瑞先

——魯莽書生李萬居終篇

親朋故舊幫助治喪

民國五十五年四月十日下午四時，大家滿臉嚴肅，在黃朝琴所屬的第一銀行二樓，開李萬居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是黃朝琴，副主任委員為謝東閔、薛人仰、孫亞夫、馬星野、高玉樹、李建興，被邀擔任治喪委員的共有四百多人。

初步決定：由省議會主其事，四月二十四日出殯；把出殯日子，盡量延後，以待其長子南輝歸來奔喪；必須做到隆重而盡哀。

臺北市泉州街冷落的門庭前，忽然車水馬龍。很多親友，都自動幫忙處理身後之事。因為擔任西門國小家長會長多年，由西門國小借來帳篷，搭在庭院中。很多機關首長，地方士紳，文化界人士，都來慰唁。

萬居的子姪們，及報社舊同仁，分為兩批，一批在泉州街留守，另一批至市立殯儀館接待賓客。可憐的南雄、少禹，母喪孝服未脫，又遭父喪，人生不幸，莫過於此。

南雄是廿五歲的青年，剛從臺大法律系畢業，服完兵役，身上沒有幾個錢，遭此大事，真是

憂心如搗。南雄在讀建國中學的時候，作文題是

：我的父親，竟得九十二高分。拿回家來，給他父親看，萬居自己看得不禁也落淚。原來寫他

父親幼小如何孤苦，如何苦讀；後來事業失敗，債主上門，債主臉色拉得長長地，如何不好看。萬居平日覺得南雄不如南輝、湘如聰明，也不似少禹可愛；真正給父母送終的還是優乎乎的南雄。

父親們知道南雄的處境，都厚送賻金。首先由省議會送來七千元。高玉樹市長一萬元。黃杰主席一萬元。吳三連先生一萬元。嘉新水泥公司一萬元。陳大慶將軍一萬二千元。北港親友一萬零七百元。黃朝琴先生送一萬五千元後，對南雄表示絕對幫忙。

臺灣礦業鉅子李建興先生，送一萬元賻金後，見南雄父母雙亡，慨然以李氏宗親家長自居。萬居出殯那天，李建興先生穿藍長衫、黑馬褂，幫忙主持告別儀式，熱情感人。高玉樹市長對南雄表示：如果辦父親身後之事費用不足，再去找他。後來幾年，也常關心萬居後代。記得萬居夫人在日，常憂慮萬居去世，連買棺木的錢都沒有，誰知道如今竟有這許多人士，紛紛解囊。其他

送賻金的，都盡力而為；使南雄看得目瞪口呆，人間畢竟如此溫暖。

長子奔喪父老哀歌

南雄拍了電報給南輝，告訴他父親去世消息，四月十五日，南輝自美國返國奔喪。南輝因為在美國半工半讀，爲了節省，常在路燈下看書，目力大受損傷。昔日馳騁籃球場上的健將，如今戴了眼鏡，平增幾分斯文氣。

四月十六日，聯合報刊登李南輝回國奔喪消息，並且刊登其照片。返家後，把戒子、手錶、眼鏡都取下來，大哭一場，趕快披麻戴孝，親友都稱讚南輝克盡孝道。來泉州街一百十七號慰唁的人，終日絡繹不絕。時值初夏，天氣已經很炎熱。除向西門國小借來一頂帆布帳篷外，又租來兩張圓桌，幾十個圓凳，給大家休息。

四月二十四日，台北市民權東路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花園排到街上來了，臺北市民衆自動送來許多花圈。又有許多民衆送好幾隊樂隊。更有些穿着拖鞋的民衆，所謂販夫走卒之流，捧一把香蕉，或捧些米糕來自動拜祭。當然按中國古禮。

桌上擺了好多雞鴨魚肉。香煙繚繞，紙錢飛揚。雲林縣旅北大專學生，穿了黃色大專學生服，排隊來致祭；並且出靈時，分成兩隊，走在靈車左右來護靈，場面令人感動。從花蓮、嘉義、臺南、雲林等地，開來五輛卡車，載來送殯的人。這些人有的是當地士紳，有的是當地父老，他們都是自動掏腰包出車錢來祭拜的。

壁上輓聯如雪，來公祭的單位很多，有省議會，留法比瑞同學會、臺灣省政府，雲林縣各界，新聞界，北港鎮，嘉義縣各界。更有一班雲林南管隊，自帶管絃樂器，由一位女歌手唱述一生的經歷與偉大處，很典雅。

輓聯如雪光照泉壤

壁上輓聯，佳構不少；也有很特殊的，茲錄幾聯如下：

葉公超

品望重鄉邦每東丹心憂國事，
網繆知志節未留老眼看中興。

馬壽華

臺海久棲遲猶憶同舟懷舊雨，
議壇抒讜論永留遺範仰高風。

丘念臺

平生骨軀遭人忌，
至死運乖謀國忠。

葉時修

兩袖清風徒留亮節光青史，
一腔熱血空懷壯志到黃泉。

胡秋原

當年志士數鴻烈，
終存公論在春秋。

臺靜農

經世文章成絕響，
議壇節概更何人。

魯蕩平

齋志以歿，
憑悼無言。

梁寒操

流水夕陽千古恨，
暮雲春樹一天愁。

李建興

萬年世事隨君去，
居掛心頭逐水流。

吳三連

健筆著文章抒固弘謨關至計，
議壇隆獻替傷心桑梓失賢才。

范鶴言

丹心謀國天能鑑，
強項諍言事可師。

黎烈文

名都負笈曾共晨昏往事依稀能入夢，
海表棲身時親談笑斯文憔悴獨愴神。

最特殊的是一羣清道夫，想不曾學過作對聯的對課，也不知作輓聯規矩，什麼生老病苦死，

什麼路遙何日還鄉，要對到生老字等規定。

一羣清道夫

再見吧！含着眼淚的自由烈士，
我痛哭流盡血汗的民主導師。
很多輓詩，佳作不少，今錄二首如下：

輓詩

張皋

細數交期淚不禁，如何寶島失南金。
諍言報國心猶壯，積憤傷人病更侵。
摧折終餘公論在，乖離常感隱憂深。
九京靈爽憑誰慰，莫遣瀛州再陸沉。

輓詩

土庫 薛萬

為民喉舌冠羣英，匡濟時艱表至誠。
功績千秋昭日月，草山埋骨不埋名。
謹錄幾篇，餘珠甚多。

送殯行列哀動朝野

四月二十五日聯合報刊載：

(本報訊)省議員李萬居之喪，昨日上午八時起，在臺北市立殯儀館舉行公祭，十二時大殮後，即發引安葬陽明山第一公墓。

李氏同鄉、親友及各界人士三千餘人，自昨日上午八時起，即絡繹不絕地前往禮弔祭。四壁掛滿輓聯，顯出一片悲傷氣氛的靈堂，人羣一直擠得滿滿的。

政府高級官員，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行政院長嚴家淦，立法院副院長倪文亞，國防部長蔣經國，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青年黨中央黨部陳啓天，省秘書長徐鼎，省會議議員等，

均先後前往致祭。

十二時大殮後，靈柩在旌旗和總統頒贈的「讜論永彰」輓額下，經民權東路、天水街、中山北路，至陽明山公墓，隨即安葬。約數百名來自李氏故鄉的親友，參加送殯行列。尚有多處路祭。

根據上列記載，可謂頗具身後哀榮。

棺木葬於李夫人之旁，可謂生同衾，死同穴。幾百名送上山的親友，親看入穴安葬，傍晚由交通車送至市議會餐廳，由治喪委員會招待便餐，席開三十桌。由萬居老朋友黃先生代表，向送往山上親朋好友致謝。萬居三個兒子，因為今天叩頭太多，悲傷勞累，先返泉州街。蓋棺論定，萬居人緣真好。

陽明山上公墓，萬居墓地，已植鐵樹二株，松樹八株，桂樹四株，墓草萋萋，風雨晨昏，夫人為伴，如萬居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好人有後卓然自立

左傳有云：「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一個人祇要有德行、功勞、言論、文章存在人間，雖然此人去世，雖死猶生。

又有人說：一個人雖然去世了，然而他的子女仍活在人間，也等於他的細胞骨血活在人間，仍不算死亡。

萬居有四個好兒女。長子南輝，生得聰明漂亮，從小活潑調皮，西門國小畢業後，考入師大附中；高中建國中學畢業。在中學時，得過國語演講比賽，作文比賽第一名。大學考到東海大學外文系。籃球運動，在臺灣興起。首先跟蔡文華

先生練籃球，參加力力籃球隊。不久籃球國手選拔賽，被選為國手，曾經遠征墨西哥及羅馬國際

籃賽。東海大學畢業後，服兵役時為空軍，又為大鵬籃球隊網羅。服完兵役，考取留學考試。在美國夏威夷州立大學得到商學碩士。現在服務美國猶他州鹽湖城銅礦公司做電腦主任。近調銅礦

公司康州工作，娶妻朱素荷，以前港華籃球選手，在猶他州鹽湖城州立大學攻數學博士。已有一女崇華，一子樂華。萬居的女兒李湘如，在台北市北一女為高材生，曾打過碧濤女子籃球隊，遠征菲律賓。在北一女是四百公尺接力賽最快速度

多年保持人。大學讀東海大學外文系考取留學考試，即到美國德州深造攻圖書館學，得到文學碩士。後與電機博士林舒結婚，現在夏威夷定居；

林舒為夏大教授，湘如已育有二子一女。萬居次子南雄，西門國小畢業後，考取建國中學，高中考取成功中學，然後考取臺灣大學法律系。臺大畢業後，申請到獎學金，到美國印地安那州深造，得到法學碩士；又到芝加哥大學深造，研究

比較憲法，對土地政策有深入研究，得到法學博士，讀了三十年的書。娶妻陳秋霞，為台大外文系女同學，秋霞留學美國，又得了文學碩士。現育有二女一子。南雄現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萬

居幼子少禹，長於藝術，對裱書畫，有獨到工夫。現在在台北中國電視公司美工組工作。將研究漢字字模改革。縱觀萬居後代，都卓然有成就。想必能重振家聲。

英國首相邱吉爾說：「世界不會因任何生命的結束而結束。」萬居雖已離開人間，然而他那

愛國家、愛鄉梓的擇善固執精神，尚長存人間。近代賢人吳稚暉先生曾寫：

「悠悠宇宙，將無窮極。願吾朋友，勿草草人生。」

附錄 (一)

黃朝琴筆下李萬居

黃朝琴

雲林李萬居先生，國之楨幹，省之雋彥，民治之楷範，而余之畏友也。平生慷慨多奇節，言人之所不敢言，為人所不敢為；其嘉言懿行，有可述者三焉：不甘異族之凌辱，背鄉井，辭親戚，乘桴內渡，蹈不測之危，為復台計，其勇也若是。

臺灣光復，百廢畢張，先生錦還鄉梓，受父老子弟之付託，躋身議壇；並創公論報，以為民言之羽翼。乘適鐸以警世，持洋議而匡政。於地方利病，洞察勤求，必詳必盡；出於口而無失，發於文而無隱。聞者動容，當者悚息。樞府以為靜友，輿論推為矩矱，其直也若是。伏善施勞，賢者不免，卑以自牧，犯而不校，惟先生能之，蓋其志本淡泊，故能正誼不謀其利，明道不計其功。勞謙君子，身尊而德光，不亦宜乎，其讓也若是。

先生既沒，親戚故舊，追慕高風，思有所述

，乃綜其志節之大端，輯為傳記，名曰「珠沉滄海」，蓋深悼之也。書成，囑余為之序，崇德報功，其事甚偉，余既許之，而有感焉：自生民以來，嶽奇英特之士多矣，而史揚其休，民思其澤，歷百世而不替者，十不得一，其故何哉？立言不足以為法，有本而無文，雖善而莫為之徵，則所被者不廣，而所及者不遠也。夫大人虎變，君子豹變，義皆取於炳蔚之文以為尚，易象言之著矣，是知身後之名，恆以文傳。盛德大業之實，精理奧義之蘊，皆文宣之也。修辭立誠，紀事主信，斯人斯書，相得益彰，其同傳於不朽概可知已，他日國史鄉乘，皆將取給於斯以傳先生，又可知已。執此以觀，斯書之作，豈可少哉，是為序。

附錄(一)

父親的精神永在

李南雄

記得年前父親曾計劃寫一點回憶性的短文，記述一些他親身經歷的故事，作為他久病初癒以後精神上的一種寄託；却想不到他再度臥病，以致不起。

在他逝世以後，我拜託舅母楊瑞先女士，透過傳記文學的形式，把父親的生平事蹟寫成書；讓我們讀它的時候思念他，我想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父親在世的時候，讀過舅母寫的小說，認為清新流暢，又富於真實的感情；曾經為她的描寫

感動得落淚，我想他很愛讀她的作品。如果他在天有知，曉得舅母作傳紀念他，必定會感到萬分欣慰的！

父親故世以後，我隻身來美國求學。有時候還在噩夢中夢見他。夜半驚醒的時候，想起父親母親在世的情景，一言一談，彷彿有如昨日。我知道人無法再回到過去，却禁不住那許多細微的事物湧現在眼前。

父親在台灣省省議會服務二十二年時間。他在論壇上侃侃而談，因此，大家都知道他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坦率。其實，他所發抒的意見，都是每一個平常人所視所見所能瞭解的事理，只是他大聲說出來而已。議會裏的老同事們贈給他一個「魯莽書生」的綽號，「魯莽」二字似乎是他處理某些政治上的爭點不够圓滑；其實，現代的民主政治是一種「販夫走卒」平民政治。既然最基層人民的利益和意願是政府一切施政的準繩，一位有責任感的民意代表，就需要大膽地反應真實的民意。若是因為說實話而畏怕，就不配當一位有責任感的民意代表。同時，作為一個智識分子，既然追求真理和學識是他們生活的重要部分，每一個智識分子就應該對他們的良知負責任；他們有理由去堅持那些他們所相信是真是好的原則，即使這原則超越這時代和社會，智識分子有責任努力見其付諸實現。因此我想父親的長處就是在「魯莽」二字。

父親把他一生所有都投資到報業上，為此拖累許多朋友，和許多與他共患難的同仁，他感到很難過。公論報在他手上十三年多；雖然不是

惟一，恐怕是最主要的一家獨立的民營報紙，為政府的措施提供適切的意見，作建設性的批評。很不幸公論報沒法繼續，當父親要失去這報紙的時候，他感到十分惋惜。有一次他寫信給一位友人，大意是說：報紙有一種傳播消息，交流意見的社會功能，這報紙不在我手上，只要屬於這社會，只要能公正確實地報導消息意見也就好了。我所惋惜的就是恐怕他以後沒法完成這種功能。

他去年臥病的時候，曾命我去報社印刷廠舊址，把那些印刷機械和器材，僱人上油然後裝箱，妥善收藏，希望在病好以後，繼續辦理一份雜誌，却想不到這份心願沒有完成，他就離開了人世。

父親自幼窮困，雖然環境艱難，他仍立志向學。因為他早歲處境如此，及其成年，對於清寒力學的年輕朋友們最同情；只要能力所及，都盡量幫助他們。父親逝世後，治喪委員把治喪節餘費用，設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獎學金；使有志新聞事業的青年朋友們得到實質上的幫助。我想這是父親平生的素願。

詩與酒是父親平生兩大嗜好。後來因病把酒戒了。年前患眼疾，時好時壞，也不敢多閱讀或寫作。吟詩既可消釋心中塊壘，那段時期他最喜歡吟詩。暇時我奉侍在側，把他吟的詩隨手抄錄，當時他亦有新作，先後在報章雜誌發表過，我已彙集成篇。他私自認為他的詩可以流傳。

我的罪孽深重，因為到我台大畢業，服完兵役回家，祇有短短兩年時間，可以為父親母親分憂分勞，若我及早成年，還能為他們承擔更多，也不致於令他們在操勞憂患中弄壞身體。

我感激父親友好及親戚們，在他臥病臨終時候，對他殷切地關懷和照顧。當時長兄在國外，我得親見這份珍貴的情誼。古人說：「秀才人情紙半張。」如果這段短文能傳達我的謝忱於萬一的話，也就是我的願望。

父親沒有遺留下什麼物質上的產業，但是他一生的行誼讓我們時常懷念，成爲我們爲人處世的規範。我想這是我們最豐厚的一筆遺產。最近我結婚，開始人生的另一階段；我們將負起撫養教育子女的責任。很可惜他們沒有機會看見他們祖父的慈祥面容。待他們日後長大成人，我要他們讀這部傳記，讓他們也知道祖父的爲人。

民國五十六年於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魯莽書生李萬居」後記

鍾楊瑞先

連載經年感觸頗深

中外雜誌王社長成聖，熱心文化事業，尤其是偏重近代史之研究；對八年抗戰時之有功人物，更是用盡心思予以文字記述；不惜金錢，搜索照片製版刊登，圖對歷史之印證，誠發潛德之幽光。

「魯莽書生李萬居」，經我改寫，加些圖片及資料，在中外雜誌連載將近一年，經常接到親友及讀者電話或面諭，或批評，或鼓勵，都是我所感激的。

我非職業作家，偶而興之所至，塗塗鴉，寫些短篇。至今仍是尚未放下教鞭的教員。憑良心

而論：寫作是艱苦歷程，尤其是長篇。倚馬可待的人，那是篇短短的草露布。這長篇，非經年累月地，有時寫到午夜一兩點；有時學會國語讀書法，晚飯後即上床睡覺，然後等夜深人靜後再執起筆。更有時通宵達旦趕稿，第二天頭重腳輕，上幾堂課，回家再猛睡。常是天未黎明起床來構思後下筆。也會像呆子樣面壁思索，也會學隱士樣放棄一切應酬娛樂。寫寫停停，起而繞室徘徊。不經長時間煎熬，恐怕無法交付出一篇長篇稿子。而且東翻書，西找資料，總想對故人有種妥善的交代。想以時間爲序，很多事情會被切斷；想以事情發展爲重，時間上又差池交錯，祇好兩者互相爲重。寫來寫去，我常擲筆長嘆。我們大漢民族，才智高的很多，「江山代有傑人出」。將來科技人才一定很多，企業家亦復不少，藝術家又會出現不窮。但是像王芃生及李萬居這樣愛國的人呢？他們去世的時候，無一瓦之覆，祇有成堆的書籍，芃生有生鏽的佩劍，萬居有未飲完的一瓶酒而已。萬一再發生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到哪裏去找尋如八年抗戰的英雄呢？他們爲國忘家，前仆後繼地作戰，肯拋頭顱、灑熱血地捍衛祖國土地呢？

古代有謂：人有千秋萬世之人，其人雖已歿世，然千秋萬世仍傳下他們的姓名事蹟；有百世之人，其人雖然去世，然而百代之後，功勞事業仍留人間。有一鄉一國之人，在世的時候，其鄉國受其澤恩，去世的時候，人們也常懷念，不久也許消聲隱跡了。更多的是一家一室之人，此人爲一家之家長，活着的時候，其妻子兒女受其養

育，另外有不具人形之人，大約是指宵小強盜流氓等。

有位洪先生，他自稱大學畢業後，心情常感浮動，仔細看過李萬居先生傳兩次，方穩定下來；覺得做事爲人，還是腳踏實地的好。

當我動筆寫此篇以前，忽然感覺自己很空虛，全身無力，也許是心理壓力太大。這種感受，以前也曾有過：如往遠方求學旅行以前；或動手給學生編升學講義之前。彷彿自己在深山曠野中獨自奔跑樣的無助痛苦。終於自己掙扎之後，定下心，在許多事蹟中找出頭緒來寫。

自從中外雜誌刊登拙作以來，朋友們見了面總是拋給一句意義深長的話：

「大義春秋之筆呀！」

我一聽，想想是啊！所以只有用我樸拙之筆觸，不敢誇張，不加粉飾，老老實實寫出他們往日生活上的一鱗半爪，及一些愛國愛鄉及尊師敬友的事蹟來。

現在全篇業將結束，益增我內心惶恐。我發現中外雜誌讀者，多半是中年以上飽學之士，願如惠子知我諒我，不要太失望，我已盡了犬羊之質最大努力。大部分是旅居美國華盛頓州日邊城寫的。住在洋松木小樓，處在冰天雪地之中。白天俗事煩心，常於近寒之夜寫作，用一首小詞，記述當時情形：

寄調擣練子

深夜靜，

小樓空。

斷續寒霜斷續風。

無奈夜長人不寐，

操觚疾書魯莽生。